

中山文化教育館研究叢刊

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

潘光旦著

潘光旦著

中山文化教育館研究叢刊
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96316)

中山文化教育館研究叢刊
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一冊

定價 國幣陸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者 潘光旦

發行人 朱經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本書成於戰前，值抗戰發生，國府西遷。戰時後方印刷能力薄弱，而製版復多困難，遷延至今。惟原稿價值並未消失。茲當付印，謹誌數言，冠於篇首。

中山文化教育館附識 三五、八、十、

自序

我近年來於教讀之餘，有兩個比較最感興趣的研究題目：一是家譜，二是人才。關於前者，我不揣固陋，七八年來，已經說過不少的話，目的是要湊成一部『家譜新論』的稿子。關於後者，五六年來，我也曾再三的謬有論列。明代以前畫家的分布與移植（上海鴻英圖書館人文月刊）和近代俗人的血緣的研究（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館）是專以一種人才的流品做對象而不限於地域的。近代蘇州的人才（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季刊）是專以一地方的人才做對象而不限於流品的。至於打通家譜與人才兩個题目的研究，我還沒有嘗試過。剛纔所引的幾種稿件固然也曾運用過一些家譜的資料，但究屬有限，用以解釋一部分人才的現象，固無不可；至於打通這兩個題目，還談不到。

嘉興是人才的一個淵藪，其地位正和它在地理上的位置相似，即介乎蘇杭兩地之間，這原是我們早就聽說的。這個人才淵藪之中，更有一些出人特盛的清門碩望，例如平湖之陸、嘉興之錢、秀水之朱等等，我們也早就有些認識。但嘉興之所以為人才淵藪與此等氏族之所以為清門碩望，其間究有多少聯繫，即人才淵藪是否就等於許多清門碩望累積後的一個和數，或會通後的一個得數，卻非待有更親切的探討之後，無法斷定。本稿的嘗試，主要

的目的，就是想斷定這一點。

但我不是嘉興人，除認識幾位嘉興朋友和轉了許多彎的嘉興親戚之外，與嘉興毫無關係。四五年前，因為秀州中學邀我演講，曾經走訪過一次，但來去匆匆，連南湖都沒有來得及逛；至今我想像中的這一潭水還未脫梅村鴛湖曲裏所暗示的一些光景。以這樣一個淵源淺薄的人來討論嘉興的望族，勉強完卷，我自己已經覺得是萬分僥倖，罅漏與錯誤雖多，暫時也祇好聽之的了。不過這是一個初稿，祇要有更多更可靠的資料發見，我是準備着隨時加以補充或改正的。我很懇切的請求熟悉嘉興掌故的人，嘉興本貫的人，尤其是各個望族的後人，一面能原諒我的大膽，一面更肯指正我的闕失。

二十六年二月，潘光旦。

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

一 以前關於地方氏族或望族的作品

以前我們所能見聞到的關於地方氏族或望族的作品大率不出四類：一是中國家譜學極盛時代的所謂郡譜；二是元明以來單行的地方氏族譜；三是明代以來方志中的氏族表或族望表；四是合傳體的地方人物志和方志中合傳體的人物列傳。

從晉到唐是中國譜學極盛的時代，其極盛的一個表示是譜學內部的分化。鄭氏通志說當時譜有六類：帝系、皇族、戚里、總譜、韻譜、郡譜、家譜。隋書經籍志列冀州姓族譜二卷、洪州諸姓譜九卷、袁州諸姓譜八卷，都是郡譜的好例子。晉賈弼有十八州百一十六郡譜，齊王儉有新集諸州譜，梁王僧孺亦有十八州譜，則因為包括州郡太多，名目雖爲郡譜，實際等於總譜。無論如何，在這時期裏，郡譜和其它種類的譜學作品是很多的；我已前曾經就通志藝文略所開列的加以統計，把魏晉以前和五代以後的除去不算，共得一百五十五部，二千三百六十五卷，其中郡譜佔十二部，二百零五卷。這類作品雖多，似乎一本都沒有留到現在，大約都變做五代喪亂的劫灰了。

五代譜學中絕以後，家譜的輯錄既尙有待於歐蘇一類作家的提倡，郡譜當然更無人嘗試。宋元以來，可舉的例子實在是寥寥無幾。就我個人所藏的言之，嚴格的郡譜或地方氏族譜祇有下列的四五種：一是元成都費著的成都氏族譜，是張氏適園叢書的一部分。二是明末曹嗣軒的休寧名族志，四卷，存二卷半。北平圖書館藏有新安名族志一種，相傳爲元休寧陳櫟所著，明嘉萬間，歙縣鄭佐、程尙寬、婺源洪垣、休寧曹誥、戴廷明、祁門葉本靜、黟縣吳讓夫等屢有增補，實際上就是這部書的前身，不過舊本的範圍是新安六邑，內容簡略，本書的範圍是休寧一邑，內容要詳細得多。三是鄞縣全祖望的甬上族望表。四是近人吳縣王謇的吳中氏族志考補。明洪武間，盧熊輯蘇州府志，列有氏族一門，王氏所考補的就是這一門。五是最近纔毅青的許同莘氏的河朔氏族譜略。

方志中關於氏族的專門紀載也不多見。上文所提的洪武蘇州府志氏族門，算是比較早的一例，後來王鏊於正德間修的姑蘇志，和乾隆間修的吳縣志，也都照舊列入，但沒有甚麼增補。明末王志堅重修府志，便根本把它刪去，所以目前通行的蘇州府志便沒有這一門。天啓間程楷重修平湖縣志，十門之一，也是氏族。清代章學誠於譜學頗多創見，其最著的一端便是方志應特闢氏族一門。在他所手輯的方志裏，也確乎都有這一門。和州志有氏族表，永清縣志有士族表，湖北通志稿有族望表。略後阮元輯揚州府志，亦擬列氏族一表，但因故未成事實。阮氏自己說，『入都後，當事者有所礙而未之纂。』吳汝綸編輯深州風土記，列有所謂『人譜』一門，其數量佔全書五分之一。七八年前，柳詒徵先生等開始重修江蘇通志，其採訪條目中，於『社會志』下，也列有氏族一門，我當時曾因袁觀瀾

先生的介紹，向柳先生建議把它擴充爲望族志，與人物志相爲表裏；後來因經費關係，通志暫停修輯，這問題也就擱起了。

司馬氏史記有世家的體例。李延壽南史北史採用『世家』的精神，又創爲同族合傳的新例。如今地方人物的記載也偶爾有用合傳體的。明末江寧路鴻休著明代帝里人文略一書，就把一族的人，無論一人一傳，或多人一傳，全都歸併在一處，而統稱爲一『宗』。那『宗』字起得很有趣，很可以和族望的『望』字互訓。其次很著名的一例便是和我們的題目有直接關係的盛楓（丹山）的嘉禾徵獻錄。盛氏也採用合傳體。他在凡例中說：『僅分氏族，頗嫌於隘，因爲爵位中寓氏族；位尊者前之，而子孫繫其後。』僅分氏族，是不是一定失諸偏隘，也要看作者如何敘述；但尊者在前，子孫繫後，是很道地的合傳體裁，爲一般地方徵獻的作品所未能見到與做到的。最近的一例是陳作霖輯的金陵通傳。陳氏在凡例中也說，『金陵大郡，六朝世裔，往往而有；至明代勳衛譜牒，蒐訪尙多可考；類而敘之，亦故家喬木之思也。』

至於方志中合傳的纂輯，則章學誠的湖北志稿便是一例。今見於章氏遺書中的，有武昌劉氏、黃岡朱氏、天門程氏、譚氏、黃安王氏、秦氏、盧氏等各傳；一氏少的八九人，多的二十餘人，不等。

二 此種作品的評論

一種地方氏族的紀載，不論其爲單行的或附屬於方志之內的，我以爲一定得敘述四種事實，纔算圓滿。一是氏族的由來，例如遷徙、改姓、兩姓相合而成複姓等。二是世代的蟬聯，即祖孫父子的血緣關係，最好是用系圖來表示；單是敘述是不很清楚的。三是每個人物的簡單事蹟。四是族與族之間的婚姻關係。上文所引的各種作品，所敘自各有繁簡，但大率第一種事實是一定有的，不一定每族都有，因爲不一定每族都知道，但凡屬知道的總有記載，很少遺漏。始遷和得姓的事實，我們是一向很注意的，祠堂的組織、家譜的編纂、戶籍的確定，都很看重這一點；如今族望記載當然更不是例外。關於世系的紀載，各作品便不一定都有，例如盧氏的吳中氏族志和後來王氏的考補在這方面便異常簡略，名爲氏族志，實則有氏無族，成爲一種姓氏志或姓纂。其它有記載的，也往往是很零星片段，無法繪成系圖，作者也根本沒有想用系圖來表示。第三種關於個人的事蹟，各作品也不全有，但有的居多；合傳方式的記載所敘當然是最較詳細。把這三種事實的記載合併了看，大約最較詳盡的要推吳氏深州風土記中的人譜。他對於深州氏族的由來、世系、事蹟，都能相當的注意，世系的記載中對於系圖的方法也能充分的利用。

至於第四種事實，即氏族之間的婚姻關係，似乎任何一種作品都沒有理會。望族之形成，除了種種環境的條

件而外，自亦有其遺傳的因緣，遺傳的因緣又可以分兩部分說，一是血緣，二是姻緣，姻緣與血緣雖不能完全劃分，但先得有姻緣，然後可以有血緣。如今以往的種種地方氏族的作品，幾於全部只注意到了血緣，並且祇不過是父系一面的血緣；一若此種血緣的形成和母系全無干係。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挂漏。

[章氏於方志中創爲氏族表，認爲有十個方便，方便既如是之多，宜若姻緣關係的記載也被列舉在內了。其實不然。十便中之一（第七便）固然也提到婚姻，但章氏的目的是在『婚姻有辨』，使後人不要於不知不覺之中，選上了一個本來是同姓的配偶。這還是未脫『同姓不婚』的觀念，和我們上文所說的見地完全無關。

此種挂漏原是中國譜學的一個一般的缺點。我以前草過一篇通譜新解的稿子，認爲通有二義，一是遺傳之通，即上文所說的血緣，二是婚姻之通，即上文所說的姻緣。就婚姻之通言之，以前修輯家譜的人就很了解。重男輕女的結果，一方面既忽略本族的女子，有完全不提的，即間或提到她的婚姻的去路，也祇說嫁某姓，於培氏的名字，也若不屑道及；一方面於娶入之婦，也是一樣的簡陋，十之八九只說娶某氏；若婦家特別貴顯，纔略略著明她的血緣關係，如某官某職某的孫女、女、或胞姊妹之類，其它也就無從深究。婦的操行比較特殊的，有所謂內傳的記載；嫁出的女子也同樣的有所謂外傳的記載，都列作譜的一部分；但此種記載是很難遇見的，十譜中不得一，而一譜的資料中，所佔的地位也是十不得一，要作爲研究之用，是很不夠的。

家譜對於婚姻的關係既如是其不注意，地方族望的資料根本顧慮不到這一層，也就不足爲怪了。

三 本篇的資料由來與作法

本篇資料的來源，最重要的一個是嘉興府志，其次要推盛楓的嘉禾徵獻錄。最初本想單單以嘉興府志一書爲限，因爲同時想知道，一種普通的方志，對於這一類的研究，可以有多大的幫助。把合用的資料鉤取以後，我不妨說，假若單單做一個地方人才的研究，方志之書也許勉強够用，因爲書中關於人物的資料，如同列傳和其它分門的傳記，總數量確還不少；但若要做我目前想做的題目，即把譜學與人才之學打通，那就很不適用了。所以不適用的理由有二，那就是我們在上文已經提過的。一是血緣的記載不明。血緣的記載並不少，但此種記載往往不能教你明白兩個出自一家的人物彼此究有多麼密切的血緣關係。例如說甲是乙的從弟，那個從字並不告訴你『從』到甚麼程度，是所謂嫡堂呢，再從呢，或三從呢？又是說丙是丁的孫，而戊是丁的子，試問丙與戊之間又是甚麼關係，是父子呢，還是叔姪呢？明末王志堅重修蘇州府志，硬把氏族一門刪去，他的理由是，血緣的關係已『略見於各傳中，譜派已自昭然，不必另列一門。』我們經過一番詳細的鉤檢之後，知道『昭然』二字是很昭然的不確的。二是婚姻的記載等於沒有。有時候極偶然的提到，甲是乙的甥，或丙是丁的舅，或戊與己是中表兄弟，我們也還不敢斷定二人之間的切實關係，因爲隔房的甥舅，好比叔姪一樣，可以扯得很遠；中表更是難說，一則不知道究屬『表』

到甚麼程度，再則不知道究屬誰是中，誰是表。嘉禾徵獻錄對此系或血緣的敘述比府志要細到得多，但婚姻的記載是同樣的欠缺。

要彌補這兩種缺憾，尤其是婚姻關係的一端，我就不能不於這兩種作品以外，另覓一些補充的資料。我就聯想到家譜。舊式的家譜在這方面的記載雖也有限，但總比方志的傳記裏要多些，尤其要是那家人家的社會地位比較高，而行狀、墓誌一類的筆墨比較多的話。我手頭藏的以前嘉興府區域以內的家譜有：

- 一、金氏如心堂譜（光緒二十五年，金兆蕃修輯。）
- 二、秀水朱氏家譜（乾隆初年，朱守葆修鈔本。）
- 三、朱氏重修遷浙支譜（宣統元年，朱之榛續修本。）
- 四、靈泉許氏家譜（乾隆二十四年，許德元重纂，乾隆五十七年，許承儔續訂本。）
- 五、陸氏世史鈔（崇禎間，陸濬原輯刊。）
- 六、柞溪沈氏家譜（咸豐五年，沈炳垣創修稿本，殘。）
- 七、清溪沈氏家乘（道光二十五年，五修本。）
- 八、嘉興譚氏家譜（光緒三十一年，譚新嘉纂刻本。）
- 九、嘉善曹氏惇敘錄（民國二十二年，曹葆宸、曹秉章合編。）

十、嘉興新篁王氏宗譜（光緒二十七年，王曰極創修本。）

十一、嘉興鳳谿吳氏宗譜（光緒五年，吳德溥續修本。）

十二、海鹽吳氏傳狀合鈔（吳本仝錄付志館本。）

十三、俞氏族譜（康熙四十六年，俞長纓續修鈔本。）

這十三種中間，後來證明特別有用的是一、二、三、七、八、十二等六種。接着又想起了涵芬樓祕笈中彭孫貽的彭氏舊聞錄和太僕行略，也很有幾分用處。此外又發見兩三種隣郡的家譜可以幫些忙，一是查克敏編的龍山查氏宗譜（宣統元年重葺本），二是許引之的高陽許氏家譜（民國十年），三是姚氏宏遠堂支譜（稿本，編者及年代不詳）。查氏大本營在海寧，但在嘉興府境以內著籍或長期居住的支裔很不少；許氏籍仁和姚氏籍歸安；三家因為毗鄰的緣故，和嘉興人也時常發生婚姻的關係。有時候嘉興境內的甲乙兩族必須靠境外的丙族，纔能間接的聯繫起來。

家譜以外，鄉會試的硃卷也供給了一些資料。硃卷必具履歷；履歷的一大部分是先世本支和旁支的一個題名，等於一本簡略的家譜；這譜的最後幾世也往往敍到婚姻關係，所以可用。我手頭藏的嘉興人的硃卷共有二十六種，其中十六種是有些用處的，這十六種的作者和所屬科分見篇末參考書目中。再其次間或可以拼湊一些事實的是年譜，用到的計有李天植、張履祥、朱彝尊、查慎行、陸隴其、錢陳羣、錢泰吉、沈維鐸、徐同柏等九種。

其次說一說本篇的作法。所謂作法，其實就等於資料的鉤稽、整理、與組織的全部過程。後來的寫作是比較輕而易做一部分功夫，所需要的不過是把已經組織好了的資料加以補敘罷了。實際的步驟是這樣的：

第一步是先把嘉興府志以內所有的與人物有關的資料搜羅在一處。傳記部分的可以無須特別搜羅，但其它部分，例如選舉、古蹟等，所含蓄的零星事實也還不少，不能不加檢取。

第二步是把許多人物，因其祖孫、父子、兄弟、叔姪，等等的血緣關係，歸併成若干大小集團，最小的兩三人，最多至六七十人，叫做血緣系統，或簡稱爲血系。血系是以姓氏爲單位的。其獨立而血緣關係絲毫無可考見的人物，無論他的名望如何偉大，也祇好暫且割愛，付諸闕如。但若有姻緣關係可考，我們還可以把牠附麗在別人家的血系之上。但這種人物實在是不多的。大約嘉興府志所能教我們做的，到此便告一段落。這種血系的釐訂，還是靠盛氏的嘉禾徵獻錄。

第三步就是把許多大小血系，因其間的婚姻關係，聯綴起來，成爲一大個血系的聯合，可以叫做血緣網。我在編這種網的時候，很自然的利用了經與緯的兩個概念。少數有家譜可查，而婚姻關係的資料比較多些的望族或血系，可以用作經；其餘大多數的望族或血系可以用作緯。用作經的血系也是比較詳細而少錯誤。用作緯的，因爲資料的十之八九來自府志與徵獻錄，是比較的簡陋而容易有錯誤；一小部分則由年譜和硃卷中的資料補綴而成，情形較好。

我最先運用的一條經是秀水朱氏，其代表人物自然是清初稱爲南北兩大詩宗之一的朱彝尊（錫鬯、竹垞）。第二條經是嘉興譚氏，其代表人物可推明末的五經進士譚貞良（元孩）。朱譚兩氏世爲婚媾，貞良的妻子便是彝尊的姑母。第三是平湖沈氏，族中人物最多，不限於一二支派；清乾嘉間有沈初（雲椒），以一甲第二人及第，仕至戶部尚書。第四是平湖朱氏，其代表人物是道光年間整頓漕運有功的朱爲弼（萊堂）。沈朱二氏亦有連，沈初的孫媳婦就是爲弼的女兒。第五是海鹽彭氏，其代表人物是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第一的彭遜（羨門）。彭氏和沈氏至少發生過兩度婚姻關係。第六是海寧查氏；查氏名義上雖屬府境以外，但與境內族望的瓜葛甚多，也有做經的資格。最後發見的兩條經是金氏和吳氏。每一個做經的血系之上，總可以編綴上好幾個甚至於二三十個可以做緯的血系。這樣，連一接二的編綴下去，終於成爲一個很大的血緣網。

這樣的一個網子顯而易見是不完全的，是破綻很多的。但祇要我們有功夫去搜羅更多的資料，便隨時可以發見一些可供聯綴起來的餘緒，因而把破綻補起。甲家與乙家有連，乙家和丙家有連，也許在網上都已經可以看出，但甲家與丙家之間也不免有連，更多的資料往往可以坐實這一點。我在搜集與組織本篇的資料的時候，便時常有這種有趣的遇合。這好比研究古生物學的人，疑心甲乙兩個物種之間另有一種過渡的物種，於是便留心察訪，終於發見了他們所認爲的『鍊子上失落了圈子』，而喜出望外。這種望外之喜，我們在做這一類研究的時，候也是時常有的。又好比玩龍牌，有一種玩法江南人叫做『拖木排』；起初一對兩對的拖，也還方便，但到後來，因

爲沒有新對子發現，舊對子夾在中間，往往不易再拖下去；但若有新對子發現，往往一拖可以拖上好幾對，至拖完十六對爲止。我們如今有一家可以做經的血系，便可以拖上好幾家可以做緯的血系；多幾家這樣的血系，自然更可以拖上許多。但拖到後來，也總有一部分的血系，無法再拖，即無法在網上聯綴起來；假若在這時候，因爲找到了一種家譜，或幾篇家狀、墓誌之類，忽然有新的可以做經的血系呈露，便可以又可以解決不少的可以做緯的血系；到了最後，雖不能像『拖木排』一般拖個乾淨，至少不難把所有重要的血系都給籠絡進去。以滄海之大，雖終不免有遺珠之憾，但也可以差強人意了。

我最初在我的藏譜裏，祇想到了秀水朱氏和嘉興譚氏兩種，後來纔陸續發見平湖沈氏、平湖朱氏、海鹽彭氏、海寧查氏等幾種。最後將結束的時候，又忽然想起金氏如心堂的譜，和海鹽吳氏的傳狀合鈔。每發見一種，即等於替許多孤另的血系找到了聯繫的去處。在發見後面三四種作品以前，眼看着許多聯繫不上的望族，怪可惜的，心裏不斷的問，是因爲書闕有間呢？還是因爲它們中間真沒有發生過『朱陳之好』『秦晉之盟』呢？但一經發見以後，便知道問題還是在資料不夠多。我這次自問很不能滿意的一點是沒有能多看些文集中的碑版文字，至少是嘉興人的文集，但一則因爲集部浩如煙海，不容易查，再則因爲我平日不收藏集部的書，查時須另覓環境，心雖有餘，而一手一足之烈，一時有些照顧不到。幾種碑傳集自然是查看過的，但總嫌不夠。不過，無論如何，就一時間可以運用的資料而論，我自問已經盡了網羅的能事。